



热风冷眼

为“心”买单 也需健康

□ 胡新波

不久前，“赣超”赛事开幕，汇聚了特色美食与文创好物的“赣超市集”也走红场外，赛事观众在为“赣超”加油助威之余，纷纷走进市集消费体验。这一现象，正是大众为情绪消费的生动缩影。今年年初召开的江西两会，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打造国潮经济、情绪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这意味着通过消费满足精神需要的情绪经济正式纳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中。

理解情绪经济，要理解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和情感渴求。当村口的黄犬、袅袅的炊烟和邻里的闲谈渐渐远去，城市化带来了激烈的竞争和快节奏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场景正在被重塑，城市里密集的公寓、写字楼和地铁中，人和人的物理距离变得很近，但心理距离往往又很远。当真实的、深度的人际交往变得稀缺，很多人就会选择购买一些具备情绪价值的产品和服务，以此获得外在的情感支持和满足。景德镇“鸡排哥”的跑火、怀化理发师晓华的走红，实质上都是反映了对深度情感联结的呼唤，而情绪经济的本质，正是当代人对生活压力的一种消解。

于是，消费的衡量标准，开始从性价比转向“性价比”。最初大家是“有什么买什么”，核心是满足生存必需；随后是“什么好买什么”，消费者更注重的是产品、服务的品质；而现在，更多人尤其是新生代遵循的是“什么让我开心就买什么”，消费重心转向情绪和体验的满足。

为情绪付费，已经是消费常态。《2025—2029年中国情绪经济消费趋势洞察报告》显示，中国情绪经济市场规模呈上升趋势，预计2029年突破4.5万亿元，这说明情绪经济已成为一种大众的、常态化的需求。比如说年轻人购买盲盒，是购买打开盒子前那一刹那未知的期待；“哭哭马”的委屈巴巴，让购买者更能产生可以不完美、可以不开心的陪伴共鸣。这些行为的背后，都是对即时愉悦、价值归属的强烈渴求。

好的产品或服务，既能解决实质需要，也能在无声处安放我们的情绪。在景德镇陶瓷工坊，当指尖的泥土通过建模、烧制为陶瓷，经由DIY，人们获得的是与自我的深度对话；在鹰潭龙虎山，山水被赋予了故事，远道而来的游客和NPC（指通过真人角色扮演为游客提供沉浸式体验的专业人员）互动，成了此间山水的一页。商业的创造力，就在于把这些抽象的情感需求转化为可感可触的具象美好。

值得注意的是，情绪经济在拥有巨大潜力的同时，背后的发展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最常见的是“货不对板”，一些以治愈、解压冠名的产品，在做工上粗制滥造，让消费者花了钱后大呼上当，导致情绪更低迷。比如年初的“哭哭马”一走红，其他的玩偶工厂纷纷跟风，这种抄作业的方式导致这个赛道快速同质化，从而让整个行业陷入低水平的重复竞争，最终损害了整个行业的生命力。

当情绪被标价出售，也容易衍生出新的焦虑。一些商家采用限量、专属的营销策略，将一些原本购买用来“悦己”的消费制造成焦虑和攀比，让这种变了味的情绪消费产生情绪压力，进而制造出情绪匮乏感，让购买快乐变成了不得不买的任务和负担，当温暖和共鸣需要更高的代价来换取，这就让情绪经济背离了初衷。

真正的情绪经济，是消减烦恼的同时滋养人心、播种温暖。作为未来经济发展中的一片蓝海，情绪经济要想走得更远更稳，不能仅靠市场的一时热情，更要注重引导整个市场把资金、技术和时间实实在在地投资于人才。

最好的投资，是对人的投资；最长远的发展，是和人的共同发展。情绪经济最好的状态，是从单向供给转化为双向共创。也就是说消费者不再是简单地处于被动消费的状态，而是商家和消费者在双向互动中共同完成产品和服务的交易。商家不再是单纯考虑我给你提供什么，而是转向我帮你实现什么。实现情绪经济更好发展，还需要公共价值入场。这些年，江西做了不少暖心尝试，南昌“两滩七湾”免费敞开怀抱，宜春“口袋公园”提供触手可及的绿意，这些情绪体验让人们在城市的工作生活中更容易找到归属感、获得感幸福感，这比单纯鼓励大家购买东西来得更实在和温暖。

无论是在都市寻觅温情，还是去山野寻找宁静，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方向都是向上的。最终，我们衡量一种经济形态的价值，并不是关注数字的增长，而是它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多少温暖。情绪经济的核心价值，就是在物质丰盛的基础上，给我们寻找一个心灵栖居之所，在消费的同时，获得一份更安心的陪伴、更扎实的幸福。

本版主编 罗翠兰
美术编辑 杨数



文化脉动

南槎桥的回响

□ 本报全媒体记者 邹海斌 文/图

清明前夕，文史专家在丰城市杜市镇邹家村，发现中国新闻出版先驱邹韬奋(1895—1944)先祖及其本人相关文物文献。其中文物有南平知府邹舒宇“郡伯第”官厅和“玉律回春”宅、翁方纲题匾的家族书院“月露书室”；文献有民国《邹氏族谱》邹韬奋世系表、邹韬奋曾祖、叔祖诗文；以及邹韬奋创作于1930年代的部分作品《小言论》《激变》《大众集》等。邹韬奋被誉为“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卓越的文化战士、杰出的出版家和新闻记者”。这些文物文献的发现，为邹韬奋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题记

2 根脉寻踪： 从丰城到余江的百年迁徙

清明，雨润槎溪。在丰城市杜市镇邹家村，一位文史专家不经意间回眸，叩开了一段尘封近百年的家族记忆。

当“郡伯第”官厅的砖雕在春雨中洗尽尘埃，当泛黄族谱上的“子律”“舒宇”“靖宇”映入眼帘，关于中国新闻出版先驱邹韬奋(1895—1944)的祖居地之谜，终于在南槎桥找到了答案。

这批新发现的与邹韬奋相关的文物文献，就像钥匙，打开了一扇通往南槎桥邹氏家族历史的大门，更厘清了这位文化战士的精神根系。



邹韬奋的祖父、清代南平知府邹舒宇在丰城南槎桥所建的“郡伯第”。

4月9日，春和景明，丰城通往临川的丰抚公路一路向前，沃野田间生机勃发。

记者驱车来到杜市镇，离集镇不远便是邹家村，村子背靠槎溪，源远流长。74岁的邹醒虎抱来一个老木箱，置于桌上，小心翼翼地打开一本老族谱取出。

“这些《邹氏族谱》记载着邹韬奋的先祖从南昌到丰城，再到余江的迁徙繁衍脉络。”发现这批文献的学者毛静告诉记者，这个发现颇为偶然。

十多年前，尚在南昌大学工作的毛静帮助邹家村申报中国传统村落时，就注意到村中有两座气势恢宏的古建筑——“郡伯第”和“玉律回春”宅，却一直查不到建造者的背景史料。

这两座建筑占地逾千平方米，砖雕精美，梁柱巍峨，明显是官宦人家的府邸。村中老人只记得，这是晚清时村中外出迁的某位支裔，在福建某地担任府台后回村所建，但更具体的，却无人说得清楚。

直到2024年底，毛静与江西水利电力大学教授许飞进、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肖发标、南昌大学教授马凯再次到邹家村考察。正当他们在村中徘徊时，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馆负责人吴剑发来的一条信息，让一切豁然开朗。

吴剑说，他在鹰潭市余江区参观邹韬奋故居时，发现当地展览中提到，邹韬奋家族“来自丰城南槎桥”。毛静眼前一亮——南槎桥，正是杜市镇邹家村的古称！

经过进一步考证，“郡伯第”的主人，正是邹韬奋的祖父、清代南平知府邹舒宇。而这座官厅，是邹舒宇在仕途有成之后，回到祖居地建造的府邸。

邹家村位于槎溪之南，故名南槎桥，一称“大城邹家”，旧属南昌府丰城县长宁乡铜川里，与明朝抗倭名将邓子龙(1531—1598)故里狮子邓家相邻；南面，隔着一条马路，是元代文学家、史学家揭傒斯(1274—1344)故里大屋场村。

在邹家村考察，毛静新发现了一批邹韬奋先祖及其本人相关文献，有民国《邹氏族谱》邹韬奋世系表，邹韬奋曾祖、祖父、叔祖所作的谱序，以及邹韬奋创作于1930年代的部分作品《小言论》《激变》《大众集》等，品相完好。

南槎《邹氏族谱》泛黄的宣纸上，工整的楷书记录着邹氏一脉的迁徙轨迹。

据族谱记载，邹氏先祖邹明于唐代从山西赴江西任职，定居居豫章(今南昌)。第四世传至北宋邹遇，定居丰城东湖之甘竹塘(今杜市镇横岗村花园、仕塘、店下村小组)。明洪武年间，邹思义迁至南槎桥，繁衍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

清乾隆年间，由于村中漕运负担过重，南槎桥部分村民被迫外迁。从第二十五世邹元玉与父亲邹士满，从丰城南槎桥迁到240里之外的饶州府安仁县十五都沙塘(今属鹰潭市余江区)定居。

在南槎桥迁居沙塘后，邹家四代单传。直到第四代邹子律(邹韬奋曾祖父)这一代，才生下四子：舒宇、靖宇、荣宇、焕宇。其中长子邹舒宇科举成功，官至南平知府，生国珍、国琛等十子。

“这10个儿子的下一代‘恩’字辈，则迅速发展到了31人。邹韬奋谱名‘恩润’，正是邹国琛的儿子、邹舒宇的孙子。”毛静说。《邹氏族谱》“南槎迁居铜川沙塘世系”里，依次记载有子律、舒宇、国琛、恩浩等世系。这段迁徙史，勾勒出一个家族的艰难求生与开枝散叶。而从丰城到余江，再从余江走向福建、走向上海、走向全国，邹韬奋的精神血脉，始终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

两地的族谱记载了共同的修谱历史。余江《沙塘邹氏宗谱》记载：“道光壬寅(1842年)，祖籍礼聘吾春谷即子律公，往丰城南槎主第九修。光绪丁丑(1877年)，小谷即靖宇公，设谈经帐于南槎旧厦，是为第十修。”

这就是说，邹韬奋的曾祖父邹子律曾回到丰城，主持了南槎邹氏第九修族谱；而邹舒宇、邹靖宇兄弟均返回南槎参与家族事务，其中邹靖宇还居住在南槎，主持了第十修族谱的编修。而“谈经帐”是一个典故，也是担任私塾先生的雅称——这就隐喻了邹韬奋的叔祖靖宇，曾在丰城南槎祖居地设帐教书，并利用这段时间，完成了族谱的续修工作。

余江沙塘、丰城南槎桥两地联修族谱，说明邹氏家族虽然外迁，但与原籍的联系从未中断。正是这种根脉相连的文化认同，让邹舒宇在仕途有成之后，选择回到祖籍地建造“郡伯第”，让邹靖宇选择回到南槎桥主持修谱。

毛静告诉记者，大约在1931年，邹韬奋的堂兄邹恩淳还娶了丰城王堂范氏为妻。这些史料与实物，共同证明了丰城南槎桥作为邹韬奋祖居地的历史事实。自清光绪三年至1933年，由于战乱等原因，余江沙塘邹氏与丰城南槎桥邹氏断了联系，南槎桥《邹氏族谱》在1933年第十一修开始，未再编修采集沙塘的信息，包括邹韬奋及其下一代的情况。

“20世纪80年代，余江沙塘邹氏还曾找到丰城郊区的河洲乡小桥邹家村，但没找到真正的祖居地。”毛静说。随着时代的变迁，南槎桥邹家早已改名为邹家村，又名“大城邹家”。毛静告诉记者，新发现的史料，有力证明了邹韬奋的祖居地是江西丰城，家族后迁至余江。毛静认为，所谓邹氏家族“长期定居福建连城四堡”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邹韬奋的曾祖父、祖父两代人，与丰城南槎桥保持着密切联系，不仅在此建造官厅、主持修谱，还在此居住生活。邹韬奋本人是否到过南槎桥，目前尚无直接证据，但至少可以确定，他的家族根系就在这里。

3 文脉绵长： 一位先驱的精神底色

1944年邹韬奋病逝后，中共中央追认他为中共党员，毛泽东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2009年，邹韬奋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2014年9月1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公布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抗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邹韬奋名列其中。

如今，丰城市已着手保护这些珍贵遗产，修缮“郡伯第”和“月露书室”，征集更多的邹韬奋出版物，与各地研究机构合作深挖史料，加强邹韬奋家族早期史料的深入研究。那些沉默的建筑、泛黄的纸页，正在诉说着一个家族、一位先驱与一个时代的故事。而这些故事，正等待着更多的人来倾听、来传颂、来续写。

(压题图左为文史专家在翻阅邹氏族谱，右为丰城杜市镇邹家村的“月露书室”。)

偶然叩问：一座官厅的百年谜底